1、

回老家的第二天是小年。

小年是北方朋友说的，但小年所表达的意味同样是滇西北老家年味的一种。老家人的白族语里不说小年，只牢牢记住过年前要选一个日子来扫尘。北方朋友的小年是指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但我们显然不止这一天，也不具体指哪一个日子，只说腊月二十三四开始，要抽一天日子扫干净房檐屋角的尘埃。母亲说灶王爷把我们一年以来的言行清清楚楚记载在房檐上，年底要到到天庭上报，那些房檐屋角和墙壁天花板上的蛛网尘垢就是他的一本本记事簿，记录着我们不规范的言语行径，把它们清扫干净，灶王爷就记不住我们说过多少不妥当的言语，做过多少不理智的事情，上天不怪罪，我们就能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健康、顺顺利利。

母亲扫尘，总是带着斗笠，她用一根长竹竿绑上老家特有的竹扫把（有时候干脆从门外砍一根竹子，把中下部分削平滑，用顶端部分）去扫高高的房檐椽子。大概是人人都免不了有不规范的言行，又或者是母亲不希望上天知道我们一年中到底犯了多少小错，到底说了多少大逆不道的话，她做起这些事总是很利索，唰唰唰唰就把炊烟熏在房屋上那些墨一样的尘埃蛛网扫去，再一点点把楼上楼下彻底清扫，老家房屋多，通常是一天半天下来，她才把家里家外打扫清爽，那是个不轻松的活儿，仰着头扫的过程非常折磨人的脖子，但母亲总是很痛快惬意的样子。

母亲扫尘的同时，也扫走了光阴，时光在她的笤帚下悄然流逝，一年一年，送冬迎春，从容不迫。她老了不再扫尘的时候，我们就要每年扫尘了。

和母亲不一样的是，她坚守在老家的炊烟里，每天让炊烟在瓦楞中升起，心甘情愿，不离不弃，而我们常年在外，每年只回老家几次，过了年又匆匆离开。

母亲扫尘很少让我们参与，也很少跟我们讲一些有意义的解释，好像很肯定我们长大了自然会继承这一项她看起来很重要的大事，我们小时候就通常在一边边写作业边看她打扫。但我扫尘时候孩子们经常参与，她们小的时候，我不告诉她们灶王爷的事情，说要过春节了，咱们要把家里彻底打扫干净，让花木也和我们一起健康快乐过大年，她们有时递就过来一顶报纸叠的、画着小兔子的圆锥形帽子，还会忙前忙后参与清扫和给花木贴红纸条，让这项事情变得更加有趣。2017年小年，我忽然不如母亲自信了，逐渐脱离乡村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把扫尘当成一件大事。

扫尘，是年味的一种，更是一种健康的民俗。我们要扫去的不只是形式上的尘垢，更要扫去心里的尘埃，灶王爷的记事簿只是传说，让我们的言行经得起天地的检阅才是真理。若干年后我也会老去，希望他们这一代人会和我们一样自觉自愿去传承民俗，懂得这是一种文化并去尊重和传承。

2、

过年，离不开说敬祭。

我们每年必去分江神庙，寺庙里有城隍、本主、菩萨、财神、龙王、山神土地等等数十尊神佛像，这些神佛在春节享有至高无上的尊贵，过年，家家户户都要去寺庙里举行一些敬祭仪式活动，杀鸡，煮肉，然后加上干果、水果、饴糖……一一敬过神后就在寺庙里（或周围）大吃大喝。

这是在我们心底根深蒂固的一种年味。

我对神有很重的敬畏之心。神在我的心里是惩恶扬善、拯救人类、解人困苦的仁爱之士，现实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仁爱之士，我同样把他们当成神一样去敬爱。和很多母亲一样，每一年去寺庙敬神，我都在心里向神提一些祈求和愿望，希望神保佑我的亲友孩子安康顺意，希望风调雨顺大家幸福，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然后，我开始矛盾和纠结，一年年过去，我越来越觉得我的愿望很好，但我的方式一天天离谱，在我和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人所谓虔诚中，污水飘油，鸡毛满地，塑料片肆意飞舞，香雾常常熏得人流泪不止……尤其是一座长满青松的山坡上满是塑料袋、饮料瓶和鸡毛，让人无法在青翠的松树呼吸到清新空气时，污染环境是种罪过，我已经看到了一群群祭祀者的烦躁、勉强和急功近利，祈愿能考取功名的学子们一边在孔庙前烧香，一边把塑料袋扔向旁边的山坡……这已经违背了祭祀的初衷，我不希望这种罪过越犯越大，就在这个春节简化了一些形式。

事实上，拜神祭祀是很多地方过年的活动之一，祭祀的意义在于尊重民俗文化和自省自律，我的家乡也完全可以创造出一种干净清爽的祭祀环境，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在其中了解我们的本主和城隍，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并懂得尊重和敬畏。

我始终相信，虔诚加文明，才把年味传承得更好。我期待一种新的改变。

3、

汤圆、粉蒸鱼、猪头猪尾……每一年春节，我们都极尽全力要吃尽这些象征着圆满、富余、始终、长久等等意义的菜蔬佳肴。癸巳年、甲午年、乙未年，旧的一年刚送别，马上又进入新的一年。梅树在一次次的花开花谢中变粗变老，人也在这一年年送旧迎新中长大和老去。丙申年，老父亲的人生走过了七十二个春秋，大姐要在大年初四约请亲朋好友去本主庙磕头祈福，女儿也穿上了绣有“踩小人”字样的红袜子。在老家，过完年，到了本命年的人们都要做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或拜神祈福，或捐修庙宇，或修桥补路，希望通过做一些善事化解本命年可能带来的种种不顺。

老父亲年年春节去本主庙祭拜，但他一直不信能“通灵”的神婆，他比较注重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他相信修桥补路能惠及别人，根本不认为为不可为之事的人通过做一些祭祀活动就能万事大吉。大姐很尊重习俗，深信跟她去本主庙磕头吃饭的亲人越多就越能化解她本命年可能遇到的不顺，甚至希望我们不要值班也要跟她去祭神。相对于四十八岁，女儿二十四岁和父亲七十二岁的本命年并不是个事，我不知道家乡人如何推理，在他们心中，男人三十六岁和女人四十八的本命年才显得重要，他们甚至于忽略了本命年的年份所在，认定“三十六”和“四十九”这两个数据，觉得这是人生中的重大“关卡”，在男人本命年之前一年春节就大张旗鼓去寺庙举行盛大祭拜仪式了。这在很多时候让我不得其解，从虚岁来说，女人四十九岁真的是本命年，但男人的“三十六”实际才三十五，不到属相年，并不是真正的本命年，只能说，这种活动的意义在于解除人们心里的障碍。

家乡人对本命年的重视程度从一定意义上彰显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程度，从科学上来说，女人到了四十八岁就进入更年期，身体机能发生变化，如果不调节心理和加强锻炼，很容易滋生病变，真的是人生的一道“关卡”。但男人不存在这种生理变化，按常理来说，男人到了三十五、六岁，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人生较为奔波的时段，事业和家庭的顺与不顺都会体现在这个时间段，在失意或得意的情况下，人容易冲动，难免会有不稳妥之举，稍有不慎便出现难以收拾之局面，这就是人们认为这个年龄段祸端多的原因，这么看，还真的算道“关卡”。

过年也是新春，不仅是本命年，在家乡，人人都在这个时日做一些总结和打算。“凡事要忍，谨言慎行。”在家乡人的劝诫之言上，我每年给女儿，也给自己加上了“认真工作，与人为善”八个字。对于这种特殊的年味，我想守住为人行事的基本底线，才能守得住它。

但愿他早些娶上媳妇

●杨洪程

1月23日，离鸡年春节还有4天。这天中午1时，正在电脑前工作的我接到了李耀华的电话：“哥，我到维西县城了，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见上一面。”我匆忙起身，前去与我的精准扶贫挂钩户李耀华见面。

节前的维西县城很是繁华，重要干道已经限时通行，整个县城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充满喜迎新春的氛围。我和李耀华约好在邮政局附近见面，但找了老半天就是看不到他的身影，怪就怪人太多。约莫20多分钟，我终于见到了李耀华。见了面，李耀华满心欢喜：“人太多了，见到阿哥好不容易。”

几句寒暄后，我把李耀华带到农贸市场对面的一家小餐馆里吃饭，两盘小菜、一碗青菜豆腐汤，李耀华吃得很开心。

在吃饭间，我与李耀华攀谈起来。我为他们家一天天好起来的日子感到高兴。去年，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家的房子进行了改造，住房条件改善了许多，家中养了两年的那头大肥猪卖得4000多块钱，过年猪也杀了一头，现在还圈养着6头猪，卖了20只土鸡，收入1800多元，木香收入不错，卖着2100元。原本想核桃能卖上好价钱，但去年价格大跌，只卖着1100元，比往年少了近一半。最让李耀华高兴的是，去年11月，他被聘为生态管护员，每年最低工资8000元。加上低保等政策性收入，李耀华一家三口的人均收入远远超过了脱贫指标。

交谈中，我发现李耀华的眉宇间透出淡淡的忧愁。这种淡淡的忧愁与我半年前看到的没有什么区别。去年6月下旬，我到李耀华家走访，他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深深的烙印：穿着简朴干净，说话客气谨慎，声音很小，眉宇间透出淡淡的忧愁。

通过与李耀华交流，我发现李耀华眉宇间透出淡淡的忧愁的原因？30岁了，还娶不上媳妇！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古如此。李耀华年老多病的父母不断地催李耀华找媳妇。李耀华尝试着处了几个对象，但对方就是不肯跟他谈婚论嫁。

在具体问题面前，我才感觉到我脑子里的所谓“理论”显得十分苍白。到李耀华家中那天，我就像一个无所不知的导师对他说：“你们村的姑娘有的到外地务工，有的嫁到外地，你长期守在山里根本找不到媳妇，我跟县城的几家建筑公司老板很熟，给你找个务工岗位，你去县城务工，环境改变了，收入增加了，兴许能找到媳妇。”

我说这番话的依据有二：一是李耀华居住的里起社留不住姑娘，姑娘都出去了。里起社西面有一座大山，大山背后就是怒江州的地界了；二是李耀华读过小学，人很勤奋，会一点泥水工手艺，走出去才能赚到钱，才有结交姑娘的机会。

想不到，听了我的这番教导，李耀华竟然不为所动，依然是一脸的无奈。他低声对我说：“阿哥，你说的这个我以前想过，但我走不出这个家。”

到现在，我的“教导”丝毫没有发生作用，李耀华依然没有走出“家”，眉宇间依然透出淡淡的忧愁。这种忧愁令我心痛。我曾经把这种“心痛”与很多朋友诉说，有的朋友开玩笑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找给他一个媳妇。”就我现在的能力来说，我没有能力找给李耀华一个媳妇。退一万步讲，即便我有能力找给李耀华一个媳妇，但李耀华的那个家能够留住媳妇吗？

人生最难的就是十字路口上的决策。离开李耀华家后，我们随时发短信、通电话，慢慢地，李耀华不按照我的“教导”改变命运的缘由在脑海中清晰起来。面对生活，李耀华有很多的无奈。如果他按照我的教导走出大山之中的里起社外出务工，那么，他那年老体弱，经常患病的父母谁来照管？因为老父母只有自己来照管，李耀华脚步就不能迈出大山里的里起社。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李耀华为什么不带着父母进城务工呢？”回答这个问题的也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李耀华有能力带着父母进城过上体面的生活吗？”

在跟李耀华的交往中，我发现，羁绊着李耀华脚步的不仅仅是年老多病的父母，还有一个他不愿意说的原因。李耀华吃饭的小馆子里有两个来自边远贫困山村的小工，一个是已婚年轻妇女，一个是未婚姑娘。那位已婚的年轻妇女对我说：“这些年来，我们村年轻妇女都出去了，能出去的青年小伙子也出去了，村里最热闹的是春节，年轻人都回家过年。我们村今年还举行文艺活动，再过几天，我就回去了。”

听了这位年轻妇女的话，我心中不禁产生这样一个念头：“看来，农村青年妇女大量外出的不仅仅是里起社，留守在贫困村里的大龄青年也不仅仅是李耀华了。”

县城的繁荣景象对于李耀华来说永远是过眼云烟。吃完饭，我送李耀华上了前往中路的农客车。临行时，李耀华从车窗里透出头来对我说：“阿哥，到中路的时候一定给我打电话！”

我的心中透进了一丝暖意，同时滋生出新的期盼：“但愿他去掉眉宇间淡淡的忧愁，早些娶上媳妇！”

又到年粑飘香时

●龙秋华

客居城市十多年了，也在城市里过了几个年。城市里过年，和平常别无两样，无非是打个电话拜个年，QQ或微信冒个泡问个好。没有乡下的年味浓厚，热烈。

乡下的年，撇开宰鸡鸭买鱼肉不说，也撇开烟花鞭炮扫尘贴春联不说，光是传统美食数不胜数，打米豆腐、蒸年粑、做汤圆……。母亲蒸年粑最拿手，我对年粑也情有独钟，孩子也是一往情深。每当进入腊月，他不停念叨：过年了，吃年粑了。手工制作年粑，平常日子几乎吃不到。以往制作传统食品的石磨、木蒸笼难觅踪影，大锅大灶也寥寥无几。上下十里只有六叔家保存一付石磨，我们家有一套大灶大锅。也只有上年纪的老人坚持每年亲手做一筛汤圆，打一盆米豆腐，蒸一锅年粑。他们对传统美食的坚守与传承弥足珍贵，更多的是不舍与怀恋。

蒸年粑精心挑选长粒糯米，色彩洁白，粘性强，圆粒糯米略微发黄，粘性也稍逊一些。称好糯米份量，倒进水桶浸泡一天一夜左右。时间过短不够松软，过长散发酸味，影响年粑口感。手指头轻轻勾出几粒，大拇指轻轻摁住米粒，一揉即碎，说明米粒吸水充足，可以磨浆。母亲坚持挑去六叔家石磨磨浆，尽管来回七、八里路。她说石磨磨出来的年粑更香更糯。这道工序最辛苦最繁琐，两个人推拉石磨转圈，一人使劲推石磨，一人边推边拿调羹往磨眼“喂食”，每推一圈半“喂”半调羹水浸糯米。通常推十几二十圈，才看到米浆从石磨周边缓缓流出。石磨笨重，推十多二十分钟休息一会再推，推个把半个小时，早已汗流浃背，腿脚麻木，手臂酸痛。

磨完米浆刷洗石磨，母亲吩咐我们抬来一口水缸，上面放一只木架子，再拿米筛平放木架上，往米筛里铺一块一米见长的白纱布，水缸两边两个人每人提起白纱布两个角。另一个人拿水瓢一瓢一瓢舀米浆盛入白纱布，米浆里的水汩汩流进水缸。舀尽米浆，一个人卷起白纱布四个角，慢慢挤压至干。再把白纱布四个角挽结，绳子捆绑房梁吊起，沥尽里面的余水。约摸一两天，再也没有余水滴下来，解下白纱布，可以正式开始做年粑了。将白纱布里的粉浆倒进脸盆，加水搅和，反复按压揉搓，粉团粘性十足、软硬适中、收放自如即可分搓鸡蛋大小的粉团。旁边的人一张一张帮忙铺开刷洗干净的油桐树叶，搓圆的小粉团轻轻放入油桐树叶中线，手掌扶起叶片按压粉团，椭圆形年粑做好成形，一只一只摆放笼屉。还会做几笼印子壳粑粑，桃树雕刻的模子，印出来的粑粑有小狗、小花还有桃子、苹果，栩栩如生。每搓一个小粉团，双手浸没凉水里洗一下手，这样粉团不会沾手，搓出来干脆利落。

搓完粉团，笼屉码齐，烧火蒸，先用武火快速煮沸锅里的水，十多二十分钟以后，再用文火慢慢焖。微火慢慢舔锅底，年粑的香气也慢慢分散出来，直往鼻孔里面钻，使人垂涎欲滴。终于等到年粑端出笼屉，我们迫不及待剥掉油桐叶，边拍打吹气边咬上一口，又香又软，大饱口福。时隔多日，还在久久回味。油桐叶年粑吃起来方便，围炉烤火炉灰可以焙熟吃，印子壳粑粑煮饭可以蒸热吃。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会挎只竹篾篮，装上一些年粑，上邻下舍这家几只那家几只送上门去，尝个新鲜，尝份喜悦。母亲回家的时候，篮子里装几块米豆腐，几只糍粑，几块腊味，甚至还有几瓶散装糯米酒。邻居们对母亲说：自家做的，正想送过去给你尝尝。母亲只是捎回来，中午吃饭被我们一扫而光。

年粑弥漫的清香里，年已走近家门口。

本报由迪庆日报彩色印务中心印刷 本报地址：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208号 邮编：674499 纠错投诉电话：8224019 传真：8289000 记者部：8222759 编辑部：8223550 副刊部：8226346 广告部：8230970 印务中心：8881620 网络部：8881015